青葵
刊头题字:张桂光
广东省作家协会指导
总期数 14
新快报青年文艺英才计划

趁墟

■伦子茵

这几年,我们渐渐褪去奔忙焦灼,慢慢养成了舒心消遣,便是经常相约三五知己,奔向周边乡镇的农贸市场,赴一场烟火墟日之约。

老友们已经熟记各处墟期,凑逢节假日,就会趁着清晨微凉的天光,一早动身,奔赴山野乡间的集市,把匆匆日子,过成温柔从容的模样。南方很多地方,把这称为“趁墟”;而北方的朋友,一般称之为“赶集”。

在乡间农贸市场,是一方藏着山野本味、人间质朴的天地。每逢墟日,乡里农人自发聚集,摊档顺着泥路巷道依次排开,晨雾混着果蔬的清香、泥土的气息漫溢开来,热闹却不喧嚣,鲜活又治愈。在这里,总能淘到城里难寻的地道好物,每一样土货、山货和水货,都藏着山野、田园和水域的诚意。

阿公阿婆摆出自家菜园的时令蔬果,带着晨间露水,鲜嫩饱满;瓦罐里封存着亲手腌制的萝卜干、泡酸菜,是时光酝酿的家常滋味。淳朴的山里大叔大婶,背着竹篓赶来,售卖深山采挖的五指毛桃、鸡血藤、土茯苓,根茎粗壮扎实,带着山林独有的清润气息。河边新鲜捕捞的沙蚬、杂鱼鲜活灵动,是溪水馈赠的鲜甜。还有老辈人代代沿用的茶麸,质朴天然,藏着最自然的生活智慧。形形色色的好物,没有精致包装,却原汁原味,承载着乡间最纯粹的烟火气。

半日农贸市场闲逛,满载而归,便是我们最满足的时刻。淘来的好货,尽数交给刘友打理。他曾是大饭店的掌柜,深爱烹饪之乐,一手厨艺精湛独到,最懂还原食材本味。寻常的山野食材,经他巧手烹制,便成一桌鲜香四溢的家常美味。他做的文火慢炖牛尾巴,汤汁醇厚,肉质软烂;他做的的鱼香焖山茄瓜,香气扑鼻,这些都是我们一班朋友吃不厌的心头好。三五好友,闾或打下手,闾或围坐玩牌,慢品美食,褪去一身浮躁,时光也变得慢悠悠的,安稳惬意。

墟日之乐,不止于寻宝好货。集市周边,总藏着当地独有的市井风味,每一次逛墟,我们都不忘一一品尝。佛冈汤塘市场的柴火云吞,从化鳌头墟牛杂,云浮腰古市场的脆皮烧肉,件件桩桩,嘴角留香。犹记得去年在广西平果市四塘镇的农贸市场,街边一份家常马肉煮汤,至今念念不忘;食材是现宰的肉,分量扎实,新鲜地道,肉香浓郁,朴实的味道,吃出了踏实的人间幸福。

除了搜罗美食,我们总爱捎上几株鲜嫩菜苗、几包瓜果种子回来。闲暇之余,松土播种,浇水照料,静待生根发芽、抽枝挂果。看着绿意日渐繁盛,看着花果慢慢生长,心头便满是期许。最是有趣,待到果蔬繁茂之时,常有小鸟翩然而至,啄食果实、嬉戏枝头。我们静立旁观,鸟自在欢愉,满土生机,极目温柔,平凡的日常,便多了无数细碎的乐趣。

年过半百,方更懂得,最好的生活,从不是步履匆匆、追逐不休,而是随心随性随意、松弛自在。时光易逝,不能再让日子匆促、兵荒马乱。烟火日常,和缓淡定,有味有趣,才是下半生的主旋律。

寻常烟火,最抚人心。在慢逛慢品、静待慢养的时光里,我们随心寻觅,到处逛逛,治愈岁月。今后平凡的日子,无需盛大点缀,守着这份逛墟日的简单恬淡,便是当下其中一份最好的光景。

(广州作协)



剪一段时光做寒衣

■王小蔷

母亲望着满地落影,轻声地说:“寒衣节到了,该剪寒衣了。”

我找出那把搁置许久的老剪刀,表面蒙着一层淡淡的锈,刃口却依旧锋利。母亲把一匹靛蓝粗布摊在竹床上,手掌轻轻抚过,布面带着浸入肌理的凉。她眯起眼睛细细估量,口中慢慢念着:“你爷爷肩宽,袖口要放出半寸,他常年下地劳作,袖子短了,抬手的时候便会箍得难受。”我心里一动,才猛然记起,爷爷已经离开十多年,可每一回裁布,她记下的尺寸,从来没有变过。

剪刀咬进布边,声响轻而绵长,“哧”的一声,如同拆开一封封藏多年的信笺。母亲的手很稳,裁线走得缓慢,常常走一段,便稍稍停下。她说,裁衣裳和过日子一样,万万急不得。从前爷爷总这样叮嘱她,布料要顺着纹路去裁,若是逆了纹理,再好的料子,穿在身上也处处别扭。这话我听过无数次,只是每一次听见,都像刚从炉火上取下来,带着滚烫的人间暖意。

我蹲在一旁,替她递过划粉。洁白的粉迹落在深蓝的布面上,星星点点,如同这个时节偶尔飘落的细雪。母亲的絮语跟着落下来,绵绵不绝。她说起爷爷习惯把钥匙挂在腰间,走路的时候,金属碰撞的声响一路轻响,隔着老远,便能知道是他回来了;说起他鞋袜破了,总要自己动手缝补,针脚算不上整齐,却格外结实。这些故事我早已熟稔,可每当耳边响起,眼前总能清晰看见那个身影,他蹲在门槛上,费力穿起细针,咬断线头,再用唾沫轻轻把线抿顺。

玻璃台板下压着一张老照片,纸边微微卷起,浸着经年的黄。照片里,爷爷穿一件对襟棉袄,袖口被长年的摩擦磨得发亮。母亲告诉我,这件棉袄是她新婚第一年缝制的,当年棉絮填得太厚,爷爷穿在身上常常出汗,可逢着熟人,总要掀起衣角,骄傲地告诉旁人,这是家里人亲手做的,格外暖和。等到衣裳老旧,便拆开,把棉絮重新弹松,再缝进新的衣料里。棉絮便是这样,越弹越是松软,人的思念也是如此,时光越久,越是舍不得放下。

日头慢慢向西倾斜,天光柔和下来,这件寒衣终于裁剪完毕。母亲把它平铺在竹床上,这里捏一捏,那里轻轻抻平。她缓缓开口,寒衣的意义,从来不只寄托于烟火。若是心底真的记挂一个人,他的性情、习惯,说话的神态,早已像细密的针脚,密密匝匝缝进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。

我忽然明白,它早已不只一件衣裳。它装下母亲没完没了的闲谈,装下照片里磨亮的袖口,装下钥匙摇晃的声响,也装下那些歪歪扭扭,却足够牢靠的针脚。爷爷没有留下贵重物件,我们只是借着剪刀,把所有零碎温暖的回忆裁剪下来,拼合在一起,织成一件看不见的外衣,有它在,再冷的风,也难以穿透。

暮色慢慢漫过院墙,母亲将裁好的布料仔细叠整齐,放到柜顶。她说,等到明年寒衣节,还要再做一件。我应下一声。窗外的银杏叶还在缓缓飘落,一片接着一片,从容不迫。古人说,逝者如斯,而未尝往也。原来日子便是这样不断裁、不断缝,那些走远的人,借着绵延的思念,一次次回到这热气腾腾的人间。

(广东省作协)

风润大理 岁月静好

■云平

窗外车马喧嚣,日子过得匆匆忙忙,可心绪却不由自主飘到千里之外的大理,流连在凤阳邑那段浸着清风、裹着温柔的时光里。

2023年的秋天,心里揣着一份期许,一路向南,去往大理。最是感恩家人与好友,纵使日常事务缠身,也肯跨越山海,相聚大理千年古村凤阳邑。我们在此小住月余,整日被苍山流云、洱海清风围着,山野治愈身心,烟火抚慰日常,日子慢下来,心也静下来。在这段清净悠然的时光里,我也真正感受到陪伴的暖,懂得了感恩的深。

凤阳邑原名叫砖窑,后来取丹凤朝阳之意,改名凤阳邑。因电视剧《去有风的地方》广为人知,村落却依旧守着恬淡本貌,不喧嚣、不浮躁。古村背靠苍山,面朝洱海,千年茶马古道穿村而过。汉代遗留的青石板路经岁月打磨温润光滑,深浅错落的马蹄印记,默默诉说着古道尘封千年的故事。

我们住在外甥女的工作小院里,不必追赶行程,无需刻意打卡,沉浸式感受古村慢生活。晨起观苍山云舒,傍晚等落日归山,随心闲坐,悠然漫步。这一刻方才懂得,世上真有一种生活,就叫大理。

大理的日子,松弛自在。闲暇漫步茶马古道,满身都是阳光的暖意,在古道旁的山泉眼,打一桶清冽山泉水,拎回小院泡茶煮饭,路边随手摘几颗新鲜核桃,当作茶点。一壶凤凰茶,几枚鲜核桃,茶香氤氲,果香清甜,就这般坐着、喝着、聊着,时光慢慢淌,日子也变得温温柔柔。

大理的生活,简单,却又丰盈。天色微明,几位贤惠能干的嫂子姊妹,便结伴往菜市场去。挑最新鲜的时令果蔬,选最地道的山味食材,满满皆是人间烟火气。用过简单的早餐,几家人便随性出游。驻足苍山脚下,满目诗意风光;徜徉洱海岸边,山水相依如画。漫步大理古城,品读滇南千年风雅;寻迹南诏太和城,尽览盛唐边地风云旧事;闲游张家花园,体悟一笑皆春的自在意蕴。一路随心而行,不赶时间,只享清闲。

正午时分,街边小馆一碗耙肉饵丝,软糯入味;一份砂锅米线鲜爽暖胃。朴素家常的滋味,藏着地道滇西风情,暖胃又暖心。饭后依旧随心而赏,满眼皆是景致,苍山不墨千秋画,洱海无弦万古琴。山水本是天成,不用刻意描摹,就已是人间绝色。

暮色降临,晚风微凉,众人回到小院。大家分工协作,洗菜切肉,欢声笑语弥漫在庭院中。最开心的便是围炉吃火锅,鲜嫩肉片、山野鲜菌时令青菜次第入锅,热气袅袅,鲜香漫溢。围炉而坐,举杯闲谈,说日间的山光水色,聊心底的家常点滴。炉火温热,酒香绵长,尘世的奔波,生活的疲惫,都在这烟火絮语中,一寸寸化开,归于安宁。

感念大理以一山一水,一风一月,让我们从俗世忙碌里,寻回最本真的自己。更感恩家人与挚友,千里奔赴相伴,温暖了异乡朝夕,让这段旅居岁月,成为心底不可磨灭的温柔珍藏。

所谓岁月静好,大抵便是这般模样:有家人相守,有挚友同行,有山水入怀,有欢喜可藏。

时光流逝,尘世辗转,步履匆匆,可我对大理的眷恋从未褪色。时常想起古道清风、洱海明月、古城风韵,想起蓝天白云下漫步闲谈、小院烟火相守的温馨画面。

(揭阳作协)

投稿须知
“青葵·青穗”文学艺术专刊为公益性青年文艺扶持项目,刊用作品不付稿酬。一经采用,即视作同意新快报在纸媒及新媒体平台使用。作者自愿投稿,须确保原创首发,文责自负。如有侵权,责任由作者独立承担,新快报有权撤回作品并保留追责权利。受篇幅限制,稿件超过1500字默认接受节选刊发。